

书香伴父

周卫国

前不久，我的书柜里又增加了一本新书，这是父亲送给我的一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故事苏仙》。《故事苏仙》书有近寸厚，封面素白淡雅精致，由讲述原湘南郴县现苏仙区的“宗教传说、历史人物、地理山川、民俗风情”的100个故事组成。这是父亲参与撰稿编写的《苏仙风流》、《苏仙风韵》之后又一本写家乡风土人文故事的书，一并排列在书柜里。

手捧《苏仙故事》，感受七十岁父亲笔下的“湘南起义朱德师长在良田为老人送棉被”的红军故事，“狠心后妈受惩罚变为湘南春播鸟”的民间传说，“湘南农村为耕牛过生日”的民俗由来等等，那书里的乡土、乡音、乡韵、乡情、乡愁，既是如此的原味朴实，又是这般的鲜活生动。也让我这个生于此长于斯、却又在外工作生活近三十年的游子对家乡有了新发现、新认知、新体验，倍感亲切，引人入胜。

那天晚上，手捧《故事苏仙》，以书为题，一家人围着聊起了《故事苏仙》书里书外的那些事，听老人家讲风土人情，了解书中的人物风情，也了解父亲的退休生活。深谈之下，我才知道，2002年父亲退休后再拿起了笔，2008年父亲61岁加入区里的作家协会，当上区作协副主席。2012年他65岁时，当选郴州市文联的委员。70岁的父亲“以诗书传家”的情怀，读书不止、笔耕不息地追求，现在是郴州一个小有名气的民风民俗乡土作家，已参与创作编辑出版了《苏仙风韵》、《故事苏仙》等四本关于郴州和苏仙区的历史人文旅游地理传说故事的图书。近年来，郴州城附近的王仙岭旅游区、飞天山风景区、五盖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全域旅游景区景点的开发，都邀请他作为乡土作家进行景区建设与宣传的内容挖掘与形象策

划，以书为伴，父亲老年的生活是越来越精彩了。

在我这个儿子的记忆中，父亲是一个苦孩子。父亲1947年出生在郴州边远山村，三岁丧父，母亲改嫁，由老祖母拉扯着，吃百家饭长大。从小爱读书的他在村里上小学，成绩很好，初中考上了县里一中，一个人挑着一床补了又补的被子，一口小木箱，带着祖母给他的家里仅有的一小袋米，走了二十多里路到学校报到。到了初二，家中实在供不下去了，父亲不得不辍学，早早返回干农活，担起了照顾生病的祖母与幼小妹妹的生活重担。在那样的日子里，村里少有的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暴风骤雨》等几本书成了父亲认识社会的窗口，精神成长的寄托。1979年，因母亲落实下乡知青返城政策，我们一家人被安置到郴州最高的五盖山国营林场工作。那时，父亲当过伐木工、护林员、造林员、计材员，在绿色大山里与山林树木打交道之余，拿着27元微薄工资时，自己订了一份纯文学的《收获》杂志，晚上点着煤油灯开始学写散文、练书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上初中，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刚流行，父亲借到一套《笑傲江湖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藏在小书柜的最里边，我偷偷地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被父亲发现，以“不好好用力读书，有精力看那些无用的闲书”为由，狠狠地收拾了我一回。

2002年父亲退休了，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读书与写作。他们从大山的林场搬到了城里，搬家的时候，一台小货车，一些家俱装不下，送给了邻居，但父亲那些书却不舍得落下。城里60平方的小屋，父亲把小小的阳台布置出了

一个小书房：一张二尺五宽的书桌，一个三层的书架，上面摆放着数百父亲的藏书，书架上摆不下的书，就被塞到了床底下。这些年，父亲参与出版的那数本书，都是一笔一字地从那个简陋却丰富的小书屋里创作出来的。

从入了文联与作协，父亲一下成了忙人，外出采风的时间与机会多了不少，市区里搞旅游开发与古镇保护，他那样的风俗通成了“抢手货”。父亲把读书写作重点放在了郴州本地民风民俗、乡土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保护推广上。他用心地用脚探访当年湘粤古道驿站的遗存古迹，寻访当年朱德领导红军湘南起义在郴县良田活动的红色足迹，走访当年湘南游击队长李林在郴州的战斗传奇，踏访五盖山上碧云庵“霜雪雲雾露盖山头”的半联绝对，查访飞天山景区的各类传说人物。他立足郴州，溯源郴江，笔写苏仙，以古城为本，以古籍为师，以古典为趣，以古镇为线，以古人为友，以此记录整理出郴州、郴县那些与现代人渐行渐远的乡土乡情、乡味乡传、乡趣乡音、乡韵乡愁，唤起人们对一个城市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山村山脉、山乡山城的吸引热爱与向往神往。

古人云：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君子曰：学不可以已。这些话在父亲身上得到了好的诠释。退休后的十五年里，他实现了从一名老农民、老林工到民俗乡土作家的华丽转身。他的生活，六十岁后才出彩，更精彩。我与家人夜谈，从父亲退休后的读书写作经历中，为他踏行山乡记录乡愁，六十岁后更精彩的生活而点赞喝彩。

曾经以为，“活到老学到老”就是人到老年，退休之后能依然保持着读书看报的好习惯。但从他身上，我才发现自己对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理解的片面。每个人都

会老去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。但人老了，如何迎接老、适应老，做到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，大有讲究，读书学习更是必不可缺的一环，人们常说的“活到老学到老”正是如此。对老年人而言，读书看报是学，广播新闻是学，写字作画是学，吹拉弹唱是学，广场起舞是学，旅行摄影是学，上网冲浪是学，形形色色，学之多多。父亲六十岁之后记录乡愁、传播乡土、书写时代，书香为伴老有作为、活出精彩的生活启示我：老人在学以知新、学以增乐、学以充实之外，要以一种更为宽广更为向上的视角，来看待“老来好学与老有所学”的问题。

如果说，年轻之时的学习，在于学书本知识，学社会经验，学职场技能，学生活常识，多是为考试而学、为分数而学、为补短而学，学以谋生、学以进职、学以安身。年老之时的读书学习写作，则少了应付，多了情趣，少了功利，多了意境，少了浮躁，多了品味，少了浅薄，多了厚重，少了投机，多了执着。老来以书为伴，更多的是以学走心，思考感悟，自我升华。老人之学，是一种心怀有爱的心态。热爱人生、热爱生活、热爱家庭、热爱社会、热爱家乡、热爱时代，以爱为怀，夕阳无限好，晚霞映满天；老来之学，是一种昂扬进取的状态。面对已有的过去，不满足、不放松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时不我待，更争朝夕，珍惜每一日，过好每一天；老年之学，是一种养生修心的姿态。

老有书香伴，读以思考，读以悟道，读以静心，读以养性，由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到“坐看风云起，笑对世间事”，回归淡定从容，实现自我超越。

以书为伴，乐在其中，乐得其间。父亲是一面镜子。

学校那片菜园子

康松柏

店门中学坐落在衡山店门镇一个叫金牛坪的山坡上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初中时光。

学校是一个四合院，院子的前排是二层的砖木结构房子，进门右边是食堂厨房和几间教师宿舍，左边是一排教室，教室外是学校围着围墙的菜园子。

我们读书的时候在学校寄宿，每个星期自己从家里带米，交给学校的总务处，再每钵饭（三两）交学校2分钱的加工费，菜可以自带，也可以向学校食堂购买，学校一般是一毛到二毛钱一餐，一毛钱是青菜，二毛钱是四块油豆腐或者菜心中夹几片肉。那时候，店门还没有菜市场，除了赶集，平时的早上就是一两个杀猪的摆了一点肉，和几个卖豆腐的，很少有青菜。乡政府、供销社、汽车站、卫生院、邮政所、信用社等单位都有自己的菜地，自给自足。

学校的菜园子就成了我们学校师生的“菜源”，菜园子有三四亩多地，被开垦成几十块长方型的菜地，夏天种满了辣椒、茄子、丝瓜、苦瓜、豆角、南瓜，冬天种满了萝卜、白菜、芥菜、大蒜、芹菜。学校老师很多是半边户，除了他们耕种了一些菜地外，全校6个班，每个班还分了3—5块菜地，作为班级责任地。为了解决菜地的肥料问题，学校在菜地的旁边专门建了个男生小便处，里外各放置了

一个木淤桶。每个星期的劳动课，班上的同学一部分大扫除，一部分种菜。我们寄宿生基本上就是种菜，种菜，主要就是给菜地松土、锄草、浇水、施肥，女同学除草浇水。男同学两个一组，抬水、抬小便，抬到菜地，再把水和小便掺和起来，让那些除草的女同学浇灌。于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有故事了，比如两个人抬水，一前一后，后面的同学就会悄悄地把水桶往前挪，前面的同学越抬越重，甚至让水打湿了衣服，脾气躁的把扁担一摆：娘买拐咯，吃住我是吧，不跟你抬咯！有的男同学恶作剧，当男同学把水桶提给女同学去浇水时，就在一旁起哄：哦——哦——哦，你看那对牛郎织女咯，一个耕田，一个浇水，多恩爱啊……腼腆的女同学满脸通红，泼辣的一瓢水甚至一瓢尿淋过去。男同学则不一样了，如果这个女同学是自己中意的，笑而不语，不是自己中意的，一言不合，走上前去就和别人打起来啦，压坏了菜，搞脏了衣，挨了老师的骂……秋天，到了收获南瓜、冬瓜的季节，是最欢乐的时候，满园的红南瓜，大的比脸盆还大，同学们摘下来用箩筐，一筐一筐抬到食堂仓库，这是我们冬天主菜，一直吃到第二年开春。

虽然菜园子被围墙围起来了，菜园子的菜多了，很多的动物就打起了这片菜园子的主意，除了周围农民的鸡鸭，地里的老鼠，还有从山里跑出来的野兔。白

天书声琅琅，野兔不敢来，专挑晚上来。学校的化学老师陈老师，高高大大，满脸络腮胡子，书教的好，喜欢打猎，除了上课外，他经常是一个网袋一杆土銃一个长长的手电筒背在身上，在学校周边的山里打猎。野兔有个怪癖，就是爱走老路，只要不被打扰惊吓，天天来回出窝进食都走同一条路，日久天长，就在菜塍间踩出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来。发现这个情况后，陈老师乐开了怀。到了晚上，他就和另外一个老师躲在菜地里，一个专门负责打手电照住野兔，他就瞄准野兔扣动扳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菜地就在教室外，每当听到銃响，我们在自习的同学们都会被吓一跳，同时都会趴在窗户上尖叫：陈老师又打到兔子哒……一些好奇的甚至冒着被班主任批评的危险跑到菜园子去一探究竟，结果是没有被班主任发现倒是给陈老师训回来哒。最多的一次，我看到陈老师一晚打了3只野兔。野兔打回来后，陈老师就把学校几个喜欢喝酒的老师喊起来，到菜园子扯一把大蒜，挖几棵生姜，剥几棵白菜，打酒的打酒，炒菜的炒菜，拿出秋天晒得红彤彤的干辣椒，倒一碗土茶油，不一会免肉香飘了学校的每个角落。搞得我们半天都睡不着觉。

毕业后，每次回学校，我们都要去菜园子里看看。后来，学校改建，那片菜园子上建起了房子，那片菜园子就成为了遥远的记忆。

藏起的药

胡剑英

母亲在清理衣柜时，从父亲的一件旧军棉大衣里翻到几小瓶药。嘟嘟囔囔，满腹疑虑的母亲来到我的小店。

“妈不识几个字，眼神又不好，帮我看看。你爷老馆感冒好了呀，还吃么子药呢？”

我接过药瓶看了，心里一颤，却故作轻松地对母亲说道：“普通的感冒药嘛。”

母亲才走，我接到姐姐的电话，说母亲又去了她那里，拿了药瓶狐疑地问她。姐弟俩不谋而合，也说只是新上柜的感冒药，到底药比土方见效些嘛。

母亲不敢打父亲的手机。虽说父亲在那个工厂供销科上班不累，每个月可以拿到两三千元钱，但毕竟六十多岁了，在骑电动车外出采购急缺零件的路上，几次和人车发生刮擦，幸无大碍，到后来，他要我们在他上班期间别打他的电话，就怕分神出事。

我家防盗门后那块写有“出入平安”的红垫子就是母亲买的。

接了我的短信，下班回家的父亲干脆消灭证据，扔了那几瓶子药，让有心脏病急不得的母亲再找不着。

打那以后，父亲戒了烟酒，下班后也不再守着电视看到半夜三更，而是散散步，浇浇花，看看报，红头花色的，那有蛮精神。

已不再年轻的儿女惟愿时光慢些走呵，二老平安相守，就最好。

